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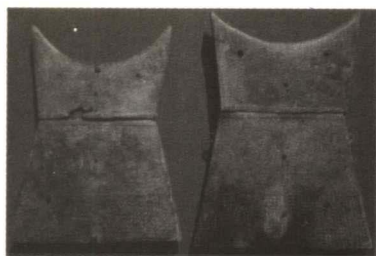
◆ 耿德铭 著

哀牢国与哀牢文化



哀牢国是在我国先秦至汉代兴起于横断山南部的多民族古国。从距今二万年至7000年的塘子沟旧石器晚期文化，到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文化，再到距今二三千年的青铜文化，前后承续，其最古老的居民是汉晋史书记载最多的濮人先民，他们是塘子沟文化、忙怀文化、大花石文化的创造者。塘子沟文化时代，哀牢祖先大量制作使用的代表性工具，是用来自江边的砾石（鹅卵石）打断而成的石锤和用砾石上剥下的圆形石片加工成的刮削器；新石器时代的忙怀文化、大花石文化时代，哀牢濮人先民大量制作使用的代表性工具，是用砾石上剥下的圆形、椭圆形石片，打去一端两侧而成双肩的石铲；青铜时代哀牢人铸造使用最多的代表性器物，是形同石铲的双肩铜斧……

本书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云南人民出版社

哀牢国与哀牢文化

◆ 耿德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哀牢国与哀牢文化/耿德铭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12

ISBN 7 - 222 - 03861 - 2

I. 哀… II. 耿… III. 哀牢夷 - 民族历史 - 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690 号

责任编辑: 张 波

装帧设计: 鞠洪深

版式设计: 胡元青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哀牢国与哀牢文化
作 者	耿德铭 著
出 版 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y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370 千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500
排 版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印 刷	
书 号	ISBN 7 - 222 - 03861 - 2
定 价	27.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序 一

李昆声

战国秦(西)汉时期一批大大小小的“西南夷”国家,被国内外学者研究得比较透彻的还不多。其中,滇国算是研究得较全面和深入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在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发掘出土“滇王之印”,以及滇国贵族墓群的考古发掘,与《史记》“赐滇王王印”的记载互相印证,滇国、滇王之谜遂迎刃而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安宁太极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昆明羊甫头等一大批滇文化的考古发掘,滇国的考古文化面貌也就廓清了。这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结合得非常紧密,甚至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的研究事例。

再以夜郎国为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寻找夜郎王印为当今贵州省考古界的头等大事和难题,迄今尚未寻获。因此,夜郎国、夜郎王和夜郎文化至今仍是一个谜团。贵州考古界多位权威学者指赫章可乐青铜文化为夜郎文化,但未能像滇文化一样获得学术界共识。至于夜郎国,诸如地望、疆域、族属等等学术问题,更是聚讼难决。

至于哀牢国以及哀牢文化,研究难度恐怕更大。文献记载既少又简略。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廷设益州郡,云南正式纳入汉帝国版图。其中,在哀牢故地上设嶲唐和不韦两县。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哀牢故地上设永昌郡。班固《东观汉记》上仅记“徼外哀牢王率众慕化”。到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中“哀牢……南中昆



明祖之”一段话，引出近现代史学家写作数以百计的论文来考证和争论。那么，与文献记载吻合的哀牢文化即哀牢考古文化究竟是什么？按云南考古学的一般规律，以保山市辖区为中心的青铜文化中，应该有与哀牢文化关系密切的青铜器，就是哀牢青铜文化。耿德铭先生作为长期在哀牢故地上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学者，敏锐地认识到：“研究哀牢文化，青铜文化理应是重点。”本书对这个重点，作了详尽的论述。

再往上追溯，哀牢文化之源头，即先哀牢文化，也就是本书的“哀牢夷区史前文化”。弄清楚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和特征，不仅可找到哀牢文化的源头，而且，还可以找到打开哀牢国族属的钥匙。

以愚管见，研究哀牢国与哀牢文化，必须使用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三者结合加以对比、互证，方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耿德铭先生正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德铭先生长期在保山文物考古第一线工作，又长期致力于哀牢文化的探索和研究，成果斐然，可敬可喜！我希望，通过《哀牢国与哀牢文化》一书的出版，推动对古哀牢国的研究，吸引国内外学者将目光注视这一研究领域。并期望耿德铭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新的成果。

2003年元月15日于新加坡寓所



序 二

邱宣充

德铭先生《哀牢国与哀牢文化》一书，是他于1995年出版《哀牢文化研究》之后对哀牢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德铭先生长期致力于滇西古代文化的研究，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勤奋努力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他要我写序，实不敢当，但我为先生的精神所感动，因而也就允承下来。

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完整历史，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原始社会到早期阶级社会的发展，在世界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典型意义。我的老师，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曾经指出：任何学科，既要作微观研究，又需作宏观研究。没有微观研究，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缺乏基础，发现不了；没有宏观研究，许多具体的研究不知方向。他在《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序中指出：“今后，我们则应着重注意解决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重大课题。”

对于这些重大课题，随着各地大量增加的新资料，从分析黄河中游至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开始，接着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南方地区的印纹陶文化、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长城地带的新石器至青铜文化等遗存，分别考察其发展系列、区域差别及相互关系，最后可以归结为一个研究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总课题。



云南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在古代文化上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文化区系类型。各个民族在进入阶级社会时，往往以方国的形式出现。我们研究这些地方民族政权的历史及其文化背景，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历史进程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德铭先生对哀牢国与哀牢文化的研究，就是这个总课题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哀牢文化，也可以说是怒江—澜沧江流域的区域文化，德铭先生明确指出是“以濮、越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区域文化。这在我国历史上具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是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哀牢王柳貌率种人内属，设立永昌郡，确立了我国西南的疆域，巩固了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统治；二是“蜀—身毒”古道的存在，使哀牢故地成为我国联系南亚各国的战略要地。

现在，张增祺教授集他对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研究的成果，出版了《滇国与滇文化》一书，德铭先生又写出了《哀牢国与哀牢文化》。我们期待还有人继续写出《南诏国与南诏文化》、《句町国与句町文化》，云贵合作写出《夜郎国与夜郎文化》，那么云南省的古代文化区系类型体系就可以建立矣！要完成这一宏伟目标，既要从微观着手，又要从宏观着眼，更要有德铭先生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



目 录

哀牢国与哀牢文化	(1)
一 哀牢国史论	(1)
(一) 史籍中的哀牢国	(2)
(二) 哀牢国的形成和发展	(16)
(三) 哀牢归汉	(37)
二 哀牢文化研究	(50)
(一) 哀牢文化及其源流	(50)
(二) 哀牢文化的主要特征	(67)
三 结 语	(77)
哀牢夷青铜器简说	(86)
一 哀牢贵族祭祀器——铜案	(86)
二 “国之重器”——铜鼓	(88)
三 王室、贵族打击乐器——编钟	(92)
四 贵重的特种容器——长方束腰铜盒	(96)
五 统治者的舞乐道具——铜戚	(98)
六 军权标志物——铜钺	(101)
七 哀牢东部铜斧群	(103)
八 滇越地铜斧群	(107)
九 青铜工具锥、锄、锛、刀	(109)
十 常规兵器“五刃”俱全	(112)
十一 哀牢人的青铜工艺装饰品	(114)



哀牢史地辨正	(124)
一 为哀牢正名	(124)
二 三座哀牢山和一个哀牢国	(128)
三 有关哀牢的三则最早记载	(133)
(一) 华阳黑水唯梁州	(133)
(二) 同师(桐师)	(135)
(三) 滇 越	(136)
四 保山的九隆山和九龙山	(139)

哀牢族属问题	(148)
一 哀牢族属的百年争议	(148)
二 哀牢夷是以濮、越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	(155)

哀牢濮人源流	(168)
一 哀牢濮人简说	(168)
二 汉晋时期的苞满、闽濮	(170)
三 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朴子蛮”	(180)
四 元明清时期的“蒲蛮”(蒲人)	(187)
五 近现代的布朗族	(201)

二

哀牢奇俗探析	(215)
--------------	-------



哀牢国史料辑录	(229)
一 概 说	(229)
二 史料辑录	(239)
史记(239)汉书(241)哀牢传(243)论衡(244)东观汉记	
(245)东都赋(245)永昌郡传(246)永昌记(246)魏略(246)	
益部耆旧传(247)续汉书(247)古今注(247)蜀都赋(248)博	
物志(248)毛诗疏义(248)后汉书(248)三国志·蜀书(248)	

桂阳列仙传(250)南中八郡志(250)广志(250)华阳国志
(251)蜀世谱(255)搜神记(255)后汉纪(256)后汉书(256)
水经注(260)爨龙颜碑(260)魏书(261)宋书(261)南齐书
(261)名医别录(262)述异记(262)九州要记(262)晋书(263)
南方记(263)云南志(264)一切经音义(271)南诏德化碑
(271)通典(272)破蒙俭露布(273)姚州道破诺没弄杨虔柳
露布(273)云南别录(273)白孔六贴(273)史通(274)皇华四
达记(274)旧唐书(275)新唐书(275)唐会要(278)册府元龟
(278)太平御览(279)太平寰宇记(280)资治通鉴(280)通志
(281)蜀鉴(281)玉海(282)政和证类本草(283)哀牢夫人残
碑(283)马可波罗游记(284)混一方輿胜览(288)文献通考
(288)云南志略(288)纪古滇说集(289)白古通记(290)白国
因由(291)云南通志(292)滇志(294)永昌里社义仓碑记
(296)寰宇通志(297)请复置永昌府治疏(297)新建永昌府
治记(298)南园漫录(298)风水说(299)徐霞客游记(299)皇明
象胥录(301)宙载(301)明实录·太祖实录(301)国榷(302)滇
纪(302)滇略(302)百濮考(304)百夷传(304)景泰云南图经
志书(309)洪武云南志书(309)滇载记(309)南诏野史(310)
南诏源流纪要(312)龙王庙记(313)金齿新建庙学记(313)
金齿司建儒学记(314)重修永昌府志序(314)南诏通记
(314)西园闻见录(315)夔古通纪浅述(316)滇史(317)罪惟
录(321)万历野获编(322)明一统志(322)元明事类钞(322)
永昌名宦乡贤祠记(322)正德云南志(323)读史方輿纪要
(323)滇云历年传(325)滇小记(328)道光云南志钞(329)云
南备征志(332)滇考(332)明史(335)越南山川略(335)明
史稿(335)渊鉴类函(336)乾隆云南通志(336)永昌府志
(337)重修永平县文庙碑记(342)滇南文略序(342)陈边务
善后疏(342)保山二吴诗草叙(343)由旺少保山种树记
(343)缅述序(343)北津烟柳赋(344)云岩卧佛赋(344)澜沧



江赋(344)太保山赋(345)慕园宴叙图画略(345)河湾赋(346)潞江桥赋(346)赠李凤祥协戎序(346)用甫切己录(347)永昌山脉记(348)沉木化为龙赋(348)王端简墓表(349)峒溪纤志(349)腾越州志(350)滇系(353)腾越厅志(355)安南杂记(357)滇游续笔(358)清一统志(358)道光云南通志(359)道光云南通志·永昌府山川(361)滇南志略(362)滇海虞衡志(362)滇中琐记(363)滇南新语(363)肇域志(364)《永昌白话报》发刊词(365)哀牢夷雄列传(365)万古祀田碑记(370)重修碧龙庵常住碑记(371)哀牢山斑鸠岭四至碑记(371)新纂云南通志(372)九隆山记(374)太保山记(375)云岩山记(375)腾永关行记(376)公谏杨振鸿布告(376)拟设腾越山蚕公司小引(376)百濮疆域考(377)云南盐议(377)上云南军政府书(377)寄李印泉师长函(377)澜沧江铁索桥赋(378)致李印泉书(378)高黎贡山铭(378)博南山铭(379)滇西总司令部文电二十件(379)杉木和记(379)西南属夷小记(379)云南濮族考(381)哀牢与南诏(386)中国民族史(391)中国民族史(391)保山县志(392)永昌府文征(400)清史稿(402)李自锦寿域志(402)大理古代文化史稿(402)

四

哀牢历代诗抄 (406)



哀牢文化：不尽江河万古流 (451)

后 记 (459)

哀牢国与哀牢文化

一 哀牢国史论

哀牢是中国西南幅员辽阔、人户殷盛、部落庞杂的巨大族群体和农业国度。“哀牢夷”后裔包括了现今 56 个民族中的八九个民族。哀牢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并与其后入境的汉族共同创造了绵延千载的永昌文化。哀牢国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保证了哀牢区境人民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安定发展和快速进步。哀牢国史是我们一笔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其研究开发必将对加强当代各民族兄弟情谊，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完整以及民族区域的开发、进步提供重要动力。

近些年出现了一些研究哀牢国和哀牢文化的有利因素：经多年搜集校勘，已整理出了历代哀牢文献资料；滇西哀牢国地已发现新、旧石器遗址、地点 300 多处，青铜时代墓葬、遗址、出土地近百处，原始崖画和汉唐文物遗迹各数十项，它们分布广泛，对我们了解认识哀牢社会发展变化很有帮助。这些有利因素使哀牢国史的探索闪现出了道道霞光。

但是，哀牢国史迄今仍是难度甚大的科研课题。哀牢国史不像滇、夜郎、巴蜀、南越及晚后的南诏国那样，几十年前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研究早已硕果累累；它是一项拓荒工程。由于哀牢处地偏远，归属中原王朝较晚，西汉记载疏略模糊；东汉以降记载增详，但后出史籍抵牾渐多，唐宋之后更错杂纷乱，难以理清。区境考古工作也比昆明、滇、夜郎等区域滞后很多，有计划的专题发掘少，已发掘的一些重要遗址、



战国两汉墓葬又许多年不整理发表发掘报告。这使研究者长期处于许多考古隐秘和史籍疑问的困惑之中。

面对哀牢国史研究的难度，加之自己学识学力的浅弱，笔者深知难以圆满完成这一重大课题。本书谨将一些初步认识呈正于学界和读者。

(一) 史籍中的哀牢国

历代(特别是早期)的文字记载，是研究哀牢国史的首要根据。最早记及哀牢族区的史籍是2100多年前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虽因“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后便“还报命”而未能走近哀牢地，但他记下了采访得知的哀牢东北区域的“同师”和“苞满”部族，事见《西南夷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又据张騫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归来报告汉武帝的情况，记下了哀牢西南部今腾冲至德宏及其以西区域的“滇越”部族，事见《大宛列传》。到东汉初期有了一批具体记写哀牢国事的著作，如杨终的《哀牢传》，班固的《东都赋》、《东观汉记》、《汉书》，王充的《论衡》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哀牢传》，“哀牢内属，汉朝得地，一时盛事，朝命必作史，杨终作《哀牢传》上之，为滇中志书之始”。^①可惜此书早佚，仅有九隆故事、一份不齐全的哀牢王世系谱、扈栗史事及地域风土等部分文字，引存或转录于东汉后期应劭的《风俗通义》，晋代史籍《华阳国志》，南北朝史籍《后汉书》、《水经注》等。^②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少有20多种文献记述了哀牢国，史事加详，基本内容与两汉一脉相承。汉晋六朝的一大批史籍，我们虽憾其成书稍晚和记述简略，但有关哀牢的不少“要件”资料却颇为清楚明晰，不像有些秦汉族国记载之扑朔迷离。唐宋至明清记述哀牢国事的文字史料，笔者已见110多种，这些史料又调查补充了许多重要史事，并有很多



考证、辨异、核实。民国史籍记及哀牢国的也很多，其中有数十种内容重要并为学术界广为引证。两千年文字记载不少于数十万字，我们可从中认定哀牢国史的一些主要事项。

1. 国 名

“哀牢国”之称，自两晋以迄民国史不绝书。魏晋南北朝称永昌郡或不韦、哀牢、博南县“为(属)哀牢国”，唐宋继后的许多史书加称“永昌”“永昌府”“金齿”“腾越”……“为(属)哀牢国”。哀牢国又称为“哀牢古国”“古哀牢国”“哀牢旧国”“九隆哀牢之国”“古哀牢夷之国”等等。值得着重一提的是西晋《续汉书》，唐《南方记》，明清《滇史》、《滇系》、《读史方輿纪要》等史籍所称的“哀牢王国”，这个名称表明哀牢国是以国王为首的，已构成一套大中小王王制体系。哀牢国之得名，源于永昌(今保山坝)哀牢山。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北魏《水经注》说：“不韦县，县故九隆哀牢之国也，有(哀)牢山”；其后许多史籍中，“哀牢国”都与今保山坝哀牢山联系在一起。“哀牢”一语的含义，近年有傣语“长子所在地”说和彝语“虎氏族居地”说，学界颇多质疑，尚待深入考证。哀牢国名之被淆乱而需予廓清者，是明清至民国各有极个别文献或碑文，将哀牢国篡改为“安乐国”，如《滇云历年传》说“夷语转安乐为哀牢，则哀牢国乃安乐国也”。对此，一些学者早已给予严厉批评，指出：“安乐”被“夷语讹为哀牢”之说既颠倒了源流，又侮辱了兄弟民族。^③

2. 历史沿革

文字记载哀牢王的最早活动，时在西周后期，事见《纪古滇说集》、《滇史》等古籍：“周宣王……时(公元前827至前782年)……西天竺(古印度)阿育王有神骥一匹……一纵直奔东向而去，三子各领部众相与追逐……至滇之东山……西山……北野……王……遣舅氏神明统兵以应援。将归，不期哀牢



夷君主阻兵塞道，而不复返矣。前哀牢王兵阻其道，阿育王三子不复返，遂归滇各主其山。哀牢国，永昌郡也”。对这一史事的真实性，史学界有不同看法。

缅甸著名史学家貌丁昂《缅甸史》引《缅甸编年史》记述，古印度王子来上缅甸所建的太公城(位于今瑞丽江与伊洛瓦底江汇合区稍南的抹谷附近)，是缅甸最古老的城市，上缅甸的另两座古老城市是哈林伊和佩塔诺米亚，佩塔诺米亚城考古发掘之碳¹⁴测定年代距今两千年。英国学者哈威《缅甸史》说：“阿婆釐罗娑(Abhiraza)与释迦(Sakya)族人来自印度妙德城，纪元前850年建太公城，825年建阿腊干之叫不当。太公于纪元前600年时(约当我国春秋中期)为华人(所指应为哀牢人)所毁。”^④这一军事行动的性质，同于《纪古滇说集》所记哀牢王兵阻天竺王三子兵众过道，都是反对天竺贵族势力东进哀牢地。

可靠的哀牢九隆王族兴起年代是战国中期。《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考……哀牢在战国时早已立国，与庄(蹠之滇)王国为与国(即与滇国是友好国家)……哀牢之先在战国而已显，至光武而内属，至明帝而置郡，世系绵绵数百年”。此说基本符合实际。起自东汉初期的大量史书一致记载九隆九兄

“共推”九隆“以为王”，后“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⑤20世纪前期，周钟岳、方国瑜等学者依《说文》“三十年为一世”推算“禁高生周秦之际”^⑥，也有的学者认为每世应以20年计。

20世纪后期经学界深入研究，普遍以每代25年计。九隆与禁高之间未曾记知5~10代，至少中缺5代之名，即九隆至扈栗共十五六代，约400年，九隆至迟肇基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周显王之时。其时中原战国七雄的近200年战争已经轰轰烈烈展开，秦、楚势力已南向西南，秦灭巴、蜀以“广国、富民、缮



兵”；楚威王(公元前339至前338年)遣将军庄蹻入滇，后为滇王。^⑦

牢记在世界各民族后裔传说中的早期祖先有两种人，一是奠基始祖，二是功业显赫的领袖。九隆之后许多代哀牢王名号都不可记知，“至于禁高，乃可记知”，说明禁高是功绩卓著的中兴之王，哀牢国曾中兴于汉武帝初期(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惟事迹缺载。

公元前2世纪晚末期哀牢王建非在位之时，西汉武帝破匈奴，平南越、夜郎后以兵临滇，公元前109年在滇中设置益州郡，并遣将军郭昌、卫广征讨“西南夷之未服者”——昆明，哀牢东北部成为昆明败军逃亡和汉军追击地。战后，汉王朝在兵锋所至的哀牢地区、澜沧江两岸设置了不韦、嵩唐、比苏县；东汉初期所置博南县，此时虽未析出单独设县，但已在汉王朝控制之下。哀牢国统治中心被迫西移，此即《华阳国志》所说“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

建非之后的又一代哀牢王，以国名、族名和山名“哀牢”取为己名，既显示其地位的神圣和显赫，又显露其于己于国的自信自豪，透露出公元前1世纪中前期的汉宣帝时期，哀牢国处于一个新的兴盛时期。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即柳承为王后期至柳貌继位初期，据《后汉书》记载，“夷渠帅栋蚕”统率滇池到洱海区域“昆明诸种反叛”，汉王朝“遣武威将军刘尚等”统大军征伐，公元44年“连破之”，45年春“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栋蚕穿越云岭、澜沧江、怒山等险山恶水紧急败逃，不可能携带三四万头大牲畜，被虏的牛马羊，还有不少“生口”，必属不韦县哀牢人。不韦追击战无疑得到已建县百多年的不韦县政府、官军支持。汉王朝平定大西南的磅礴气势和在哀牢原都邑这一战的残酷，给已西撤百年的哀牢统治者以





巨大震撼，他们必须郑重考量自己的终极去向了。

哀牢国统治中心西移后，依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长期奋力经营，实力得到恢复和增强。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柳貌决定由统理东部区域的儿子扈栗，对已归属汉王朝的不韦西南边境弱小部落鹿茛发动大规模进攻，结果惨遭大败，水陆两军一二万人几乎全军覆没，并死6王。此战开罪于汉王朝，后果不堪设想，在哀牢国引起一片惊恐。柳貌随之作出决断，由扈栗向汉王朝请求将沧、怒两江间17659人的一个片区“内属”，一则缓和紧张关系，二则试探汉王朝对主动归属的哀牢人的待遇。光武帝以其地并不韦、嵩唐等益州西部6县设益州西部属国，封扈栗等为君长，并选派善理边政的汉族官吏执政，“夷”汉甚得其和。

柳貌又复经营和观望了十多年，终于痛下决心，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率种人（5万多户、55万多人）“内属”（约在“遣使奉献”“内属”不久，“柳貌死，子扈栗代”），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6县合为永昌郡，是为全国第二大郡，汉王朝举行宫廷盛典隆重庆祝。

哀牢内属后“王仍旧封”，在政治军事上保有相当实力，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政治、文化存在于既彼此需要又相互矛盾冲突之中，摆在它们前面的发展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在相互调适、彼此通融、和衷共济过程中和平整合，另一条是统治者互不相容导致对抗以军事统合。东汉章帝时政治趋向腐败，对农民和少数民族盘剥压榨苛重，哀牢贵族奴隶主义力图恢复被削弱的特权，扈栗之后的哀牢王类牢终于在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二年（公元77年）统军攻陷嵩唐、博南，汉王朝调集三郡军队，经长久攻战方予讨平，并斩类牢。此次叛乱，给哀牢统治集团带来了灭顶之灾。

3. 地理环境、地域范围和政治中心

（1）地理位置 历代许多史书记称“永昌郡，古哀牢